



犹

YOU

记

JI

斐

FEI

天籁纸鸢-作品

然

RAN

与其年少可足，高官厚禄，
不如行扁鹊，常垂柳。
笑看人生，一世风流。

犹记斐然

那一年，同样的景，同样的夜。逢春，花好，月满，人圆。满目烟云繁景，喧嚣长街。两人坐在长安楼阁，叫上一壶好酒，要上一碟好菜，谈及官场，聊侃人生。

那人翘着二郎腿，手摇折扇，目似星辉，面如朗月：「子望，你说说看，在这京城里生活，每日都睡不安宁，有何意义？依我看，与其车尘马足，

高官厚禄，不如在良辰美景团圆夜，行扁舟，赏垂柳。笑着人生，一世风流。」

那时，季尚书满心只剩齐大将军，游榜眼心之所向是邀功立业。

两人各自心怀鬼胎，谁也没在意过谁。因此，游信说的尽是拉拢人心的圆滑辞令，

季斐然也是全无所谓地品酒赏景。之后没多久，斐然就把自己说的话忘得一干二净。

而其中一句话却莫名让子望后半辈子都一直惦着：

与其车尘马足，高官厚禄，不如行扁舟，赏垂柳。笑着人生，一世风流。

Xiron | 010

责任编辑 _ 马吉庆

策划总监 _ 李耀辉

特约策划 _ 郑中莉

特约编辑 _ 文加

封面绘图 _ ENO

装帧设计 _ 北京 Studio 叁叁

人人网
renren.com

010

建议上架：畅销书/古代言情

ISBN 978-7-80588-538-4



9 787805 885384 >

定价：26.80元

犹
YOU

记
JI

斐
FEI

天籁纸鸢-作品

然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犹记斐然 / 天籁纸鸢著. —兰州: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, 2010.10

ISBN 978-7-80588-538-4

I. ①犹… II. ①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89743号

犹记斐然

天籁纸鸢 著

责任编辑: 马吉庆
封面设计: 熊琼果丹

出版发行: 读者出版集团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
地 址: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
邮 编: 730030
电 话: 0931-8773224
0931-8773148(编辑部)
0931-8773269(发行部)
E-mail: gsart@126.com
网 址: <http://www.gansuart.com>

印 刷: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: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印 张: 17
字 数: 163千字
版 次: 2010年11月第1版
印 次: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80588-538-4
定 价: 26.8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 并许可使用。
未经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- 第一章 斐然 / 001
第二章 殿试 / 009
第三章 琼宴 / 019
第四章 醉酒 / 027
第五章 殿谪 / 035
第六章 塞外 / 043
第七章 钱塘 / 053
第八章 进贡 / 063
第九章 中秋 / 075
第十章 离京 / 089



目
录

- 第十一章 治水 / 099
第十二章 洪霖 / 115
第十三章 回京 / 127
第十四章 反策 / 137
第十五章 婚夜 / 149
第十六章 长生 / 159
第十七章 风流 / 169

外二篇·南华梦

第一章 / 177

第二章 / 181

第三章 / 187

第四章 / 191

第五章 / 197

第六章 / 203

第七章 / 207

第八章 / 211

完结章 / 217

目
录



外二篇·倚君策

第一章 出任 / 225

第二章 权臣 / 237

第三章 攻心 / 247

第四章 安国 / 261

第一章 斐然

既然要断袖，就要断得彻底，就要断得无懈可击。当上面那个，还不如找个姑娘相亲相爱。唯有当下面那个，才能享尽断袖余桃之乐。

这话是个王八羔子说的。那个王八羔子，用一句话形容，就是狂简斐然吟咏足。

季斐然，单字贤，当朝礼部尚书。是个人提到他，都会感叹：聪明，聪明啊。想了想，又会摇头摆手，补充一句：造孽，造孽啊。

季斐然是个断袖。举国上下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断袖不是罪，连当今天子都有三四个男宠。可在人们眼里，季斐然断得忒没品，忒造孽。参照他那句座右铭：他没有兴趣压别人，只喜欢给别人压。

常言道：天子多纵欲。前几年番邦一战过后，礼部尚书齐大人赶巧儿告老还乡，季斐然狗屎运好，顶了他老人家的位置。许多人都认为是季斐然投皇上所好，以房中之术，作进身之阶。于是，时人讥之

为“洗屙尚书”^①。

任谁都知道，这不是个好名儿。几个月后，这话传到朝廷，大臣们再叹造孽。季斐然听后，折扇一撑，无限风情：“不是爱风尘，似被前缘误。花落花开自有时，洗屙又何妨？”

此言一出，大惊朝廷百官。皇上为此停了一次早朝，拖季斐然去御书房，促膝长谈。言下之意，大凡就是叫他说话注意点，免得别人把明君当昏君，贤相当奸臣。季斐然意味深长地点点头，拱手一笑：“微臣下次定会注意说辞，以情至上，不强调床第之事，微臣告退。”

皇上被气得肺病发作，颤抖着手指指向他，则差没喊还我清白。

季斐然脱离虎口，大臣们问他，皇上说了什么，他神秘地拉拉衣领，扭扭脖子，飘然而去。

谣传是河流，起源狭窄，下游宽阔，季斐然一家子被洪水淹没。季斐然的爹，也就是后来的户部尚书上书皇上，请求禁足季斐然两个月，以免铸成大错。一向苛刻的皇上，在呈本上挥了个大红字：准。果决得就像在砍季斐然的脖子。

一夜间，季斐然成了败家衰仔。

家中人都在悲壮的气愤中，唯季夫人兴奋过头，煲了满满一锅燕窝鱼翅粥，扯了一张小帕就开始抹脸：“山楂还在房里等你呢。以后我们娘俩儿，还有山楂，好好过日子。”

季斐然兴高采烈地走进房间。红木桌上，一鸟，一鸟笼。半秃画眉躺在里头，抽搐，抽搐。

季斐然脸都吓白了：“娘，何故山楂连鸟毛都没了？”转过头去，季夫人早就不见踪影。季天策站在房门前，脸色铁青：“孽障，孽障啊！把破鸟给我扔了，面壁思过，否则我抽死你个狗尾巴无状子！”季斐然道：“爹，孩儿回来再思。常大人请客，不能不去。”

常大人就是常及，常及就是常中堂。季天策无语。季斐然体贴地补充一句：“爹，常大人比您还大呢，您尽管放心，我顶多看上他的小儿子。”趁着季天策发呆，季斐然撒腿跑了。

刚退出房门，一砚台擦着他的耳朵，飞出来。

季斐然在大街上走，处处都听到俩字，游信。找人打听，才知道此人是个才子，在乡试会试都拿了第一，全城百姓都猜度，他将连中三元^④。不过，以他的经验来看，参加会试落第的男子，美人占二成。入殿试的，通常丑得惊天动地。

是时春闹^⑤刚过，各省的举人及国子监监生中，礼部录取了三百名贡士。可是季尚书听着别人论科举，像在听天书。

老远就看到了常及，一身黑官服。常及走过来，色迷迷的眼睛迷成了条缝。季斐然用扇柄敲了敲脑袋：“常大人，斐然又被皇上抛弃了。”

常及拍拍他的肩膀，语重心长：“皇上不过暂时生气，过段时间，照样宠你疼你。咱们呢，还是先进去。”季斐然替他退了官服，随口道：“常大人，告诉皇上，斐然身体不适，没法陪他选状元了。”见常及点头，抬抬眉，脸上散出太阳的光芒：“走走走，近来欲睡兼难睡，今宵有酒今宵醉。”打开折扇，一边摇着，一边进了面

前的楼宇。

楼上一牌匾，题俩金粉大字：妓院。

京师青楼数百家，至红者，非妓院莫属。飘香怡红丽春牡丹多了去，这家店的名倒是打眼。妓院的鸨母，是个热血泼皮妇，是个有经济头脑的妇人，为满大众需求，供应美人，男女皆有。

季斐然和常及进门，一群姑娘相公们冲锋而来，将大门堵得水泄不通，大伙儿的精神养得好，个个面如满月，目若青莲。常及捋捋胡子，看着周围的姑娘点头微笑：“甚好，甚好。”季斐然摇了摇扇子，看着周围的相公点头微笑：“甚好，甚好。”

鸨母看看季斐然，又看看常及，甩着手帕，摇到常及面前：“常大人，季大人，好久不见啊。”常及道：“近日忙于公事，没时间来。芷兰在没？”鸨母道：“听说大人要，不，大人一来芷兰就有空，真是天赐良缘啊。”季斐然道：“常大人昨天来时，没见她吗？”常及的手卡在胡子上。鸨母用手帕捂着嘴，干咳两声：“芷兰，芷兰啊，快来接待常大人了。”

不过多时，珠花帘子挑开，探出一张鹅蛋脸，眉目如画的姑娘，身段窈窕。常及的黑眼球笑没了：“美人儿，越生越好看了。”芷兰扫一眼季斐然，对着常及抿嘴一笑：“大人。”常及揽了她的腰，进房。季斐然咂嘴道：“有了媳妇忘了娘。”

嚓的一声，老鸨手中的帕子撕成两半。

季斐然用扇柄挑起一个相公的下巴：“这公子生得好生标致，是

新来的吗？”那相公大眼睛水汪汪的，朝季斐然一瞅，小白脸立刻红成小辣椒：“禀大人，秋意是新来的。”

季斐然提了折扇，在手心轻轻一敲：“秋意如水，雨轻风熟，名如美人面。好名。”转过头，一双媚眼瞥向老鸨。老鸨揉了揉两半帕子：“季大人果是聪明人，嬷嬷我不识字，给姑娘相公们起名，只知道取花儿啊蝶儿啊什么的，秋意这名儿，确实不是我取的。”季斐然笑道：“莫不成为取名，嬷嬷还请了贡生^④？”老鸨笑得鼻孔朝天：“何止是贡生，很可能是状元郎啊。”

季斐然恍然道：“游信？”

老鸨道：“游公子曾来此处寻欢作乐，顺带念了首诗，给秋意起了名。取的名字，嬷嬷听不懂。但听别人讲，他的文采，仅次于季大人呢。”季斐然若有所思道：“有空会会他。”

忽然，身旁一声巨响，砰！紧接着，一男子吼道：“老鸨！芷兰明在，方才你为何要说她不在！”风风火火来了个魁梧男子，身后跟着一个绝色。老鸨脖子一缩，转过头去谄笑：“常……常……”那男子吼道：“长你的芭乐！给我把她叫出来，否则今天没你们好过！”

季斐然眼睛一弯，扫了扫那男子身后的绝色。整个儿看去，身材高挑，衣衫贴身。往下看，纤腰窄臀，双腿笔直。往上看，清秀鼻口，黄金比例。眉毛微扬，不长不短不浓不淡，目如悬珠，这么微微一笑，迷煞人也。再瞅一眼秋意，叹。月亮比乌龟。

这等极品，老鸨不拿出来，定是想留着自个儿用。季斐然敲着扇

子，嘴角扬起：“芷兰被我朋友预定了，这位公子先别动怒。”嘴对着魁梧男子，眼长在绝色身上。

魁梧男子道：“不就是个婊子，还要预定？！”季斐然摇了摇扇柄：“公子此言差矣。女子生来娇贵，本应受到保护。不同的是，普通女子受一名男子的保护，青楼女子则受所有男子保护。”

魁梧男子道：“我不听你胡扯。我爹可是天子面前的红人，你要再和我争，我叫我爹禀报圣上，将你家满门抄斩！”季斐然眨眨眼：“敢问是哪家公子？”魁梧男子冷笑道：“区区光禄寺卿，不足挂齿。”

季斐然一惊，果然不足挂齿。

老鸨抹冷汗。那绝色就站在寺卿儿子后头，含笑不语。季斐然道：“原来是寺卿公子，真对不住。公子不妨进去，找我朋友好好谈谈，兴许他会答应你。”一边说着，眼睛一边往绝色身上瞄。寺卿公子摆手道：“罢了，说两句好听的，我就放了你。”

季斐然道：“俊爽清秀，慷慨雄豪。千年王气，横霸古今。”寺卿公子面露骄矜之色：“去，没你说得那么夸张。”季斐然指着寺卿公子的手：“我说的是你这里刺绣的小鸡。”寺卿公子低头一看，愣了，原是袖口上的鸾鸟图纹。寺卿公子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身后那绝色扑哧一声笑出来。季斐然满意一笑，走上去欠身拱手：“人生适意无南北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这位公子，可有兴趣与在下对饮，小酌罗浮春一壶？”那公子微笑道：“好。”寺卿公子的脸红得更透彻了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季斐然对老鸨眨眨眼，悄声道：“嬷嬷，真有你的。下次有美人，记得与我分享。”老鸨道：“就在这里吃酒吗？”季斐然道：“要了这里的人，自然在这里吃。”老鸨沮丧道：“你不是约了游公子吗，还把我们秋意放在眼里？”季斐然的折扇差点真折了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那公子脸上仍挂着笑容：“在下游信，字子望。”

注释

-
- ①洗屏尚书：改编自万安的典故。明宪宗时，万安以进春药得宠，后来当上了内阁首辅（大学士，正一品）。时人讥之为“洗屏相公”。
 - ②连中三元：乡试、会试、殿试都拿第一。
 - ③春闱：会试。
 - ④贡生：明清两代科举制度中，由府、州、县学推荐到京师国子监学习的人。

第二章 殿试

季斐然缓缓点了点头，眼睛闪闪发亮：“原来是游会元，久仰久仰。在下季贤。”又把他从头到尾仔细瞧了个遍，眼睛更亮了些，指着一个靠窗的位置示意游信坐下。游信道：“季公子先请。”

季斐然随意靠在椅背上，游信正襟危坐。季斐然摇了摇扇子：“早就听闻游公子才华横溢，参加科举可是为了博取功名？”游信道：“家父曾在朝廷当官，后解甲归田，仍希望子嗣能世代代为皇上效力。”

季斐然道：“令尊一定是位清官。”游信道：“家父说，做官要清如水，廉如镜。且九种人不宜当官。”季斐然道：“哪九种？”

“无酒量，无人缘，无金银。才华横溢，疾恶如仇，正宗学历过高，胆小，多话……”游信说话时语速较慢，到这儿，不由自主地笑了笑，“不擅房事之人。”季斐然也忍不住笑了：“前八种我明白，最后一种还望游公子指点指点。”

游信摆了摆手：“此话不宜多说。”季斐然啪地收住折扇，凑近了些，朝游信轻轻一瞥：“洗屁尚书。”游信微微一怔，随即笑道：“季公子真是个豁达人士。隔几日便是殿试之日，事后再与公子畅谈。”起身准备离开。

季斐然倒下一杯罗浮春，递给了游信：“这么快就要走了，真是遗憾。先敬游公子一杯，预祝公子金榜题名。”游信道：“叫我子望即可。再会。”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老鸨挥舞着小手帕欢送。

季斐然走过去，对老鸨低声道：“待会儿常大人出来了，你告诉他，叫他务必要转告皇上，季斐然一定会遵守旨意，等他允许再上朝。”老鸨点头：“季大人要走了？”季斐然对身后羞答答的秋意回眸一笑：“秋意，陪我到里间喝两杯。”

翌日清晨下了朝，季天策带回来一个“喜讯”：皇上停了季斐然的休假。

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季斐然正在房间里逗山楂，冲刚长出点毛的山楂吹了个口哨：“小楂，娘怎么对你你都要好好吃东西，不要任性，知道吗？”抖了抖拿来垫鸟笼的仙鹤补服，放在了床旁。

然后季大人就继续回去卖力了。

四月中旬。皇上策问会试中选贡士，特地叫上和硕亲王封尧、大学士刘虔材及礼部的几位大人陪同。皇上精神焕发，季斐然脸拉得老长。封尧探了个头过去问：“季大人，身体不舒服吗？”季斐然有气无力道：“为了皇上，死也值了。”皇上道：“老九，别管他。”

老远就看见奉天殿里密密麻麻全是人头。皇上迈着大步，坐到龙椅上，季斐然、封尧、刘虔材和礼部侍郎归衡启站在身后。

封尧挪到季斐然身边，小声道：“小贤，还在生皇上的气？”季斐然瞄了一眼皇上，偷偷说：“我要不表现得很难受，他就知道我想来了。”封尧道：“你不是说贡生都挺丑的吗？”季斐然笑道：“凡事总有个例外。”

刘虔材清了清嗓子：“公堂之上，保持肃静。”

原本宁静的大堂更加宁静了，封尧和季斐然也闭了嘴。站在前排左数第三个，从皇上进来起，头发丝到脚脖子没一个地方不在抖，因此很荣幸地被皇上第一个看中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那贡生左看右看，最后指了指自己的脸。刘虔材道：“皇上说的就是你。”

那贡生道：“我……我叫……我叫张……张舍兑。”刘虔材呵斥道：“放肆！什么我啊我的！”张舍兑愣了半晌，扑通一下跪在了地上：“草民知错……草民罪……该万死。”皇上挥了挥手：“罢了罢了，起来，朕给你出个对联你来对。”

张舍兑站起身，视线几乎要在地面上灼个洞。皇上道：“龙不吟，虎不啸，鱼不跃，蟾不跳，笑煞落头刘海。”张舍兑又抖了几抖，想了许久，结结巴巴道：“凤……凤不唱，狮不……不嚎，鸟不叫，蛙不……闹，哭死和尚光头。”

整个大殿，彻底肃静了。

刘虔材老骨头差点一下散架，封尧眼睛睁得老大，皇上蓦然抬头